ALMINE RECH

Marcus Jahmal
Fragments

Feb 2 — Mar 9, 2024 | Shanghai

阿尔敏·莱希-上海荣幸宣布呈现艺术家马库斯·哲马尔（Marcus Jahmal）的第五次画廊个展。展览将于2024年2月2日开幕，并将展至3月9日。

参观马库斯·哲马尔位于布鲁克林的工作室后不久，他告诉我，他不久后要举办的展览将以「片段」为题。我不禁联想到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于196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看见月亮了吗？》（*See the Moon?*）中主角形容自己的一句话：“片段是我唯一信任的形式。”如果要说真信任了，那可能有点强求，但与整体性、线性和封闭性的巧妙虚构相反，片段化形式确实更真实地反映了事物意义显现于我们面前的方式：片段比线性逻辑更容易通过联想、递归和经验逻辑等方法来协助思路的导航。「片段」一展中呈现了13幅平面、图形化、裁切紧凑的作品，每幅都是艺术家早期绘画的片段，如同碎片化的梦境。无视当代艺术市场对近期发生事件的反感，哲马尔选择重新审视自己过去两年中的作品。他徘徊在超现实画面中，在那里孤独的人物和动物被置于带有浓烈色调以及不协调透视观点的室内场景。他放大图像的切片，并通过当下的镜头——即为身处当下这一刻的艺术家——过滤视线并重新绘制，直观地改变了用色（一堵破旧的紫褐色墙上，出现了肉色般的加斯顿式粉红色），同时置换了画中彼此相关联的图像符号（原本的骷髅头现在是一个人）。

支离破碎的身体部位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引起观众对作品放大裁切形式的关注。在《呐喊者》（*Screamer*，2023-24）中，裂缝般咆哮的嘴，口腔中突出的小舌和尖刺状牙齿以亮橙色呈现，墨黑色背景更将无声尖叫延伸融入场景中。《恐龙鸟》（*Dino Bird*，2023 – 24）描绘了与标题同名的鸟类，其特征是柔软的蓝色身体，正在将其螯状的喙靠在某人的条纹袖子上。这幅异常亲密的作品——以及题为《盛怒》（*Rage*，2023-24）一画中猎人绿色面孔的肖像——皆源于《鸟人》（*Bird Man*，2022-23）。这是一幅基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casso）的照片创作而成，毕加索便是以打破绘画惯例、将人物身体片段化而闻名。毕加索并不是这位自学成才的画家展览中唯一被引用和混搭的标志性艺术家；《加斯顿之手》（*Hand of Guston*，2023-24）描绘了紫褐色背景上的一只黄色手掌，向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的画作《线条》（*The Line*，1978）致敬。在这幅画中，一只手——是上帝的？古斯顿的？——拿着粉笔伸向地球，准备将世界勾勒出来。在哲马尔画中，粉笔被香烟取代，同时吸烟成为了一种创作方式——这也同样地出现在《午夜烟客》（*Midnight Smoke*，2023-24）中（这是基于《晚间烟客》[*Evening Smoke*，2022]的新创作，可能是晚上稍早些的时候），画中男子手中香烟冒出的烟羽画出了一条从手到灯泡的线。

尽管烟雾和骷髅头等符号元素经常在哲马尔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从「片段」一展开始，无论是为了反思早期作品，还是为了挑战原创性和真实性的概念，他加入了挑明引用或复制自己过往作品的艺术家行列。（相关的艺术家前辈包括安迪·沃霍尔对其标志性《波普艺术》系列的颜色反转，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对其著名颠倒画作具有见解的“混音”再创作，以及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基于自己的绘画所创作的丝网印刷照片作品。艺术家对片段化和重复性的兴趣——这两者经常相结伴，正如片段化的倍增效应与复制品破坏了原作意义为证——皆能追溯到他于2016-17年的展览「元视觉」（*Metavisions*），展中作品描绘了切割、扭曲和重复家庭空间的镜子。到了此次展览，哲马尔则运用重复手法产生差异，探索复制和版本化过程如何能够催生新意义。当一幅画被分割或复制时，其形象将如何改变，抑或保持不变？一幅画中可能存在一些根本不可分割或不可复制的东西吗？这些问题随之打开了充满张力的展览空间，将「片段」中的作品汇聚一起。

— Cassie Packard, 作家